

这应是这个夏天最静谧的夜晚吧?不然,我怎会被无可抵御的吸引力诱感到卧室落地窗前?夜色苍茫,天地静寂。我一身薄衫,独倚飘窗,痴迷仰望头顶那一弧星光绚烂的苍穹,像一个对大自然观充满猎奇心的懵懂少年。

日间,瓢泼大雨淋漓倾泻,继而席卷一场酣畅劲风,巨幅天幕经历透彻洗濯。傍晚,雨霁云开,长天空灵,一袭透明的墨蓝以夜色的名义悄然降临。无边无际,此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夜空无尽幽深,令人联想到可以吞噬一切,甚至包括让时间弯曲的宇宙黑洞。我努力扩张自己有限的视野,头,有点儿眩晕。

没有月影。满天繁星,交织成絮状的透明星云。好久好久,无缘观赏到如此盛大的夜空盛景了!恍若有一颗流星由西向东横空划过,慢慢悠悠。定睛细看,却是一架夜航飞机,尾翼拖曳一痕淡淡的白光。还有一些发光体在夜空中悠悠闪烁,它们是地面不知谁人放飞的无人机、炫彩电光风筝(而今,风筝的腾空已经挣脱了春天季节的束缚,也不再是孩子们的专利)。还有惊鸿一瞥的星光体在更高处绕飞,应该是正沿着轨道翱翔的某颗应用于通讯、交通抑或军事、科探领域的人造卫星。

凭窗仰视,这些人造的夜晚飞升之物,一枚枚又高又飘,恍若与繁星相依为邻。我当然明白,这是凡人肉眼视觉误差导致对人造之物不切实际的高看。不要说那些市井闲人把弄的小技巧,即便是高科技催生的世界最先进的载人客机,巡航极限垂直高度也只有13000米;人造飞船的太空飞行轨道,不过虚拟架设在30000米至40000米的大气层之间。半个多世纪前,有“阿波罗”飞船搭

有人说,窗属于艺术范畴,不管你愿不愿意,窗都会把风景招进来。但对于成天生活在乡下的我们来说,山是山,树是树,花是花,风是风,我们不会另眼相待而给予新的命名,我们的词汇里没有风景二字。如果我们要开凿一扇窗,其目的不过是引光和透气。但室内的光,对于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地里干活的农人来说,没那么重要,况且,我们有亮瓦。即使日久年深,亮瓦被尘土、枯枝、雨水、青苔侵占,依然有微弱的光坚强地走进来,照看我们的生活。窗不常见,门却是必须的。

门的介入,不动声色地区分了内外。即使门框处处漏风,大门拥有的厚度、尺寸以及门槛,依然让它看起来都郑重其事。除了夜晚我们要从屋内拴上木门,白天即使家中无人,大门也不上锁,只是虚掩着。家家户户都这样。

我曾闯入各家的门,从不同的门进入,由外到内。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目的,我只是去看。对,就是看。

我看见整个院子相邻两家竟是用一块堵墙,一家连着另一家,最终环抱成一个四合院,住在这里的十几户人虽各进各的门,但是仿佛是一家人。这些木板墙或者泥草灰墙是没有窗的,谁也不

在偏僻的农村,有些人为了享受低保、精准扶贫优惠等政策,给乡村干部换得摸,套近乎拍马屁,有时还搞一些偷偷摸摸的请客送礼,这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但是也有不昧祸事的,看见不公正之事爱打抱不平,敢顶嘴抬杠不怕邪。这样一来,就算你有资格享受这些优惠,也许不费吹灰之力,一句话就给你打了水漂。

两年前,我从成都回到老家山占乡,从姐姐口中,就听到了这么一件真事。张疯子,是我们山占乡罗沟村的,本人叫张顺贵,七十岁翻过一点,没结妻娘子然一身。不知啥事,他无形中得罪了干部,五保被鼓倒取消戳脱了。从此,没板眼又长得没啥样子的张顺贵,像散了魂似的灰巴隆总,他整天喝得稀里糊涂,连自己姓啥都不晓得。因而,每逢赶场他就骂冤叫屈。所以,胡子拉碴,令人一看就

## 仰望星空

□ 潘 鸣

载宇航员成功抵达三十八万公里高远的月球,让人类迈出创世纪的“一大步”。即便是这样的壮举,放在宇宙宏大背景之下,又算得什么呢?若从上苍的宏大视角居高俯瞰,所有的载人飞行器都只不过是贴着地球翩翩嬉戏的一只只小蝴蝶。人类,与芸芸众生同栖一颗蓝色星球,自视为高级智慧生命族类,居于全球数以万千计形形色色动物生命链之首。然而,面对浩瀚宇宙,却失落重心,低微到尘埃里。

好在人类有自知之明,日渐意识到自身的狭隘与局限,正在努力寻求突破与超越,力求包容达观。譬如,对于UFO与外星生命,我们不再一锤定音为“天方夜谭”,开始小心翼翼却又满怀期望地尝试寻觅浩瀚宇宙中更高级的智慧生命,以此摆脱自身的绝对的孤独与寂寞。1977年某个夏日,肩负人类共同使命的两颗被命名为“旅行者号”的探测器,携带核动力电池成功发射升空。它们星夜兼程,奔向宇宙纵深,探索无限的太空奥秘,寻觅各种可能的奇遇。除了科学仪器外,它们携带有一张特殊的镀金唱片“地球之音”,上面录制了有关人类的各种音像信息;60个语种对“宇宙人”的问候语,35种自然界的聲音,27首古典名曲,115帧人类、动植物和地貌风情照片。其中,包括了四种中国方言和古琴名曲《高山流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总统以人类语言向外星智慧生物发

出的问候:“这是一份来自一个遥远的小小世界的礼物。上面记载着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影像、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我们正努力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并真诚希望进入你们的时代。”这些地球之声将长久萦绕环宇,人类希望它在漂流的漫长岁月里,某一时刻能与星际生命浪漫邂逅。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们也将探索太空奥秘的视野充分展开。在贵州那片坦荡的山谷,一口巨大的银色“锅盔”赫然屹立,向宇宙瞪大中国式“天眼”,数年如一日,聆听、探寻、追逐、叩问……

作为一介凡夫,面对如此澄澈的夜空,我力所能及的,只能是让肉眼的浏览得到最大限度的拓宽与延伸。细细细读,我清晰地捕捉到北斗七星,它们如同水钻串缀的一柄勺子,光耀天空西北。从地平由东北线向南方延伸的那条繁星密嵌的光带,我知道它就是波光粼粼的银河。牛郎星、织女星眨着明亮的眼眸,隔岸苦苦相望。关于它们美丽而凄婉的民间传说,曾经让少年的我为之久久怅然。还有很多闪烁的晶体,雪白的,明黄的,浅蓝的,褐红的,晶紫的……我无法一一呼唤出它们圣洁的名字。凭借有限的天文知识,我知道,头顶上的天宇是一个立体多维的无垠空间,每一颗星球都是特立独行的存在。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遥远到超出常人的想象力,需要用“光年”这样的天文尺度来描述。天文学家告知我

们,宇宙星体不计其数,仅银河系就有超过1000亿颗恒星。在地球气象理想条件下,大约有9000颗恒星可以用肉眼看到。最近的是半人马座α星,距离我们4.3光年。最遥远的是仙后座V762,大约有16000光年之遥。星子也是生命体,每一颗,都有诞生与灭寂的周期。

心中怦然一动:原来,此时此刻,透过窗棂,如霜露一样无声敷洒在我肌肤上的一缕缕星光,是从无尽遥远的神奇异域,在茫茫时空中穿越了亿万年甚至更加漫长才最终抵达的啊!当我怡然蒙受它们恩泽抚慰的时候,当我抬头深情追逐探望它们的绰约形影的时候,夜空里许多灼灼闪灵的星体,或许早已燃尽生命能量,灰飞烟灭。而另一些新天体不绝如缕地冉冉升空,接力释放出耀眼的青春光芒。新的星光射线也早已出发,但是,我们要有缘接纳它们的沐浴,得再耐心等待又一轮亿万年的漫长时光。那时,不知道人类和地球是否依然岁月静好?

一些事物,我们凭肉眼看见了,确凿看见了。但是,一定就“眼见为实”了吗?我们所看到的会不会只是事物的枝节而非全部和本质,甚至,会不会是迷幻的虚像?一些事物,我们凡俗的视力尚不能洞见,但是,它们会不会已经存在,铁定地存在,以不合常规的形式,或者悬浮于别的维度,或者疏隔着一段时空间距,我们目力和心智暂时难以企及?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令。”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名言铮铮在耳。今夜,我仰望星空,神思飘逸得很远很远。

子外国老头,以及席子底下黑色的大海,从我记事起,它们就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或许也有人注意到了它们。但当我独自一个人悄悄地推开各式各样的门,站着或者坐着对这些进行观看或者阅读,然后想象时,这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风景。

长大后,我看见了真正的大海,看见了大海蓝色的本质。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在这一刻相遇,无数次在那间卧室里席子底下出现,也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的黑色的大海和眼前蓝色的大海也在这一刻相遇。时间是弯曲的。

我早已过上远比电影海报上一样美好的生活,也有了自己几千册书,还知道那两个大胡子外国老头原来是“马恩”组合。而那些曾经承载着各式各样的门、亮瓦、画报与文字的房子早已消失殆尽,它们的主人另觅他处修起了有门也有窗的新房。我站在这样的窗前,会想起我曾经进出过的那些门、看到的那些窗以及我人生中读到的第一本小人书。对我来说,那本小人书是一扇门,也是一扇窗。

现在的农村,门前窗下种上了海棠、月季,当然还有桃树、李树。一到春天,屋外就粉的、白的、红的、绿的,一团团一簇簇。我们农人的词汇里,也有了风景。

来,还真有点蹊跷灵验。不久,刘光学因在农村扶贫领域贪赃枉法,乱作为,吃老百姓,喝老百姓,在鸡飞杆上刮油,被抓了起来。现在的张疯子,变成了百姓心目中团转洋盘的大英雄了。

后来,乡上调来一个名叫曾爱民(化名)的人任山占乡党委书记,当曾书记知道张顺贵的事情后,代表乡党委、政府登门向张顺贵赔礼道歉,又及时地恢复了他享受五保的有关政策。还在全乡彻底清查取消了一批不该享受低保、五保和精准扶贫的人户。对那些在扶贫领域不担当,给关系户开后门的乡、村干部,也进行了全面处理。

值得称道的是,现在的张疯子像变了一个人样似的不酗酒了。以前那才是装疯卖傻,喝二两酒装半斤疯呢?现在连烟也戒了。当然,也再没有听见他喊街了。

位于金堂的五凤溪古镇如一枚青黛色的印章,落在川西盆地湿润的绿意里。对于居住在成都的人来说,它总是常挂在嘴边,想去就去的后花园。我近年迁居龙泉驿阳光城,它更像是我的一个邻居,只要侧侧耳朵就可听到彼此的心跳,又像是我曾工作了近六年的客家古镇洛带伸出去的一片芭蕉叶,穿过龙泉山隧道,就能闻到同一片阳光下树叶的清香。

三百三十多年前,就在“湖广填四川”的飘移大军里,贺氏家族一支在领头人贺子带率领下,响应朝廷号召,于康熙三十一年间,从湖南武冈州长途迁徙,直至抵达龙泉山下,在沱江水畔的金堂县落户下来,经数代经营盐业、航运、染坊、烧坊等致富,发展成当地的大家族。

到乾隆年间,基业稳定的贺家,在入川第三代贺才榜主持下,为彰显家族地位,择定金箱村风水宝地,开始修宅院、建祠堂,也就是今天的贺麟故居。故居后经扩建形成大堂屋、祠堂、蕴斋书房、厢房、绣花楼、凤仪书院等二进三重四合院。贺家一代代在推动商业兴盛的同时,更是秉承儒家文化的耕读传家、诗礼继世、嗣裔繁衍、家声克绍。到了第七十五代(入川第十代)子孙一辈,诞出儿子取名贺麟,不想日后登峰造极,成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新心学”创始人、新中国西方哲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他的功力在“合”——中西会通,古今会通,被誉为“东方黑格尔”。

我曾无数次走进五凤溪,却无数次与那个背靠青山、面临溪流、居高而建的贺麟故居擦肩而过。直至这个骄阳似火的夏日,我终于虔诚地走到它的面前,我被“中国哲学村”几个白色的大字深深吸引,我屏住呼吸,在树影婆娑间,阵阵蝉鸣中,朝着心中敬仰已久的一个“哲学高地”和“精神高地”拾级而上。

在历史讲师冷维刚先生的介绍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国家一级书画大师张幼矩先生2011年所题,镌刻在大朝门上的“心园”二字。牌匾下,门楣上的荷(莲)花门簪,既寓意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廉之风,也象征家和万事兴、和谐与繁荣的美好愿景。这样的荷(莲)花门簪在先哲堂门楣上还有两朵,加上垂花仪门下方的一对石覆莲,一共有六朵。大朝门的外形为凹形字门楼,民间俗称“燕窝式”或“凹肚门楼”,就像喇叭口一样,颇有吸纳吉祥之意。从传统文化上看,又显现出礼让、谦虚和内敛之风。

目光穿过中轴线望去,可见其典型的清代庭院式二进三重四合院格局,取其“天地人三才”之意。故居建筑以土墙青瓦、土木结构为主,建材取自青城山的百年楠木,青砖砌成的墙垣,在流年风雨中显出一种沉着的灰青色,如同深思者眉宇间凝聚的某种庄重。院内的家祠与凤仪书院采用虹梁设计,窗棂雕“梅兰竹菊”镂空纹样。家祠屋脊正脊塑有“福祿寿”字碑,这是传统四合院建筑正房正脊中间的祥瑞符号。“锄经”“种德”,两块珍贵的牌匾泛着陈光。芝兰木匾上“芝兰室内有余香”七个大字,典故源于《孔子家语·六本》,书中记载:“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闻而不知其香,即与之化矣。”

四合院中众多的匾额、对联,以及

## 访贺麟故居

□ 盛 红

“乾泰亨五色染坊”“乾泰亨烧坊”“乾泰亨糖坊”等,默默地诉说着贺家曾经在商界的辉煌和“锄经种德”的精神。其中,很多完整保存至今的都是近三百年的原物,其历史人文价值、建筑价值都很突出。二〇一八年,贺麟故居被列为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沿着脚下一步步的小心试探,左右张望,主体为横向并联布局的三个“日”字形四合院,数十厢房蜿蜒地伸展出去,这种横向往设计在川西民居乃至全国都十分少见。打开空间序列,当跨过世俗的门槛,来到自然

敞亮的天井,再到权威的祖先祠堂,进到思想的“心园”,则惊人地暗合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进阶路径。正厅十二根楠木柱是否在过一年的十二个月令?心园书房的中式坡顶与西式竖窗和谐共生,莫非是在呼应贺麟“以中化西”的学术主张?

故居建筑分明是贺氏家庭精神的外化与其象。正厅前,中堂高悬的“诗书传家”匾额,宇端端凝重,在静默中宣示着家族血脉的主脉,“忠孝仁爱”的家训字句,则如古井微澜,静静地漫过每一块砖石,渗透每根梁柱。一边的贺麟书院,是复刻的贺老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住在千面胡同的家。从窄窄的门帘进去,陈设简陋,缀满补丁的沙发占了客厅的一半。一旁的书斋里,书桌临窗而设,书桌背后,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静立柜头,就连玻璃窗都打着胶布补丁,阳光投射进来,也变成一道折弯的弧线。当年的贺老正是在这简陋的书桌前从事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屋里的书籍应是贺老心最重的财富。

与书斋隔邻便是被灶台烟火熏燎的厨房,两处虽仅一壁之隔,却包含书声、生存与精神,在此处如此紧密地交织为一体,分明暗示着,学问非仅书房案头之事,更与日常烟火紧密相融,浸入生活血脉。

贺麟自小便在家族“诗书传家”的氛围中耳濡目染,他不仅饱读诗书,更被要求承担日常家事务事,使得学问与生活从未曾割裂。他在成都四中即今天的成都石室中学读书时便发下宏愿:“平淡的生活,高尚的思想,在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他的一生确乎做到了将物质享受置之身外,追求的是终生爱国,学术报国,一心报国。

透过故居里陈列的家族档案,无不讲述着贺氏家族对子弟的教诲方式:不唯闭门苦读,亦重洒扫应对,知行合一。后来他远渡重洋钻研两哲,归国后致力融合中西哲学,提出“新心学”,找到了一条将传统儒家精神赋予现代意义的思想之路,或许起点恰是在这座青砖院落里。其思想脉络,分明是家学这棵老树在新时代表长出的新枝。

推开故居吱呀作响的三进院门,时光的尘埃漏过花架,将斑驳的光影流星般落在院落内,天井方正如印,它用“上下四方,自有规矩”的家族伦理秩序,以此仰望被青瓦切割的天空。院子里的凌霄花开得正艳,花香穿过阳光的缝隙钻进鼻孔,它以柔美的方式软化了生活的坚硬外壳。而昔日的粮仓与少年贺麟读书的书房、私塾连在一起,仿佛还能听到小小少年郎于灯下诵读之声,那声音渐渐与后来他翻译《小逻辑》时的笔触相融叠合——再次印证,家学既是他思想的起点,亦成了他远旅途途中锚定的港湾。

## 乌江边上摆渡人

□ 洪福乐

采风从黔西南开拔,沿着贵州当地红色遗址,绕过千峰万林,直上贵阳。实话讲,这一路颇受熏陶,尤其是跟随着热情洋溢的词作家张吉义老师一行,脚下每一片土地都活了起来。

从瓮安县城出发,经过近两小时的跋涉,我们到达了90年前红军强渡乌江的渡口。“需不需要乘船渡江?”见我们到来,那位靠江吃江的矮壮敦实的汉子,操着一口浓重乡音,同我们打起了招呼。他身高不过一米七,却浑身透露着干练,皮肤黧黑,眼睛却似乎闪着光。因为路上弯多坡急,我驾车严重,下车时有些趔趄,他似乎看出我的窘迫,主动提着几个当地的柚子,为我们剥开了递过来,嘴上急忙解释:“吃嘛吃嘛!这不收钱。”

“大哥,坐船每人多少钱?有没有导游解说?介绍介绍情况?”听见我们询问,他一边吆喝着旁边的渔民们去找人开船,一边主动提出来要给我们介绍,并再次连连强调,解说不收费。他边说边把我们领到了岸边那雕刻着“红军强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的纪念碑前面。“强渡乌江,江界河渡口”的军事行动,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说得十分认真,我们也听得真

切,在他那举手投足的讲说中,虽不如专业讲解的字正腔圆,但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场景,他都绘声绘色地尽情为我们演绎,这朴实的言行,带给我极大的感动。

乘船渡江,波浪翻卷,船头的红旗迎风招展。看我们听得认真,渔民大哥说得更加激情,似乎他就参加了那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一般,饱满的热情打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不时间冒出来一句毛主席的诗词,更是引得一行人纷纷叫好。

一路走来,漂亮端庄的专业导游和解说未能为我留下印象,可这个普通话说不清楚的汉子却让我感动不已。我深切地知道,他脸上时刻洋溢的热情,眼睛里饱含的骄傲,言语间透露的幸福,正是他能滔滔不绝、形神俱佳地为我们演绎那一段战斗故事的最重要原因。

我们常说,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今天,我们的党员同志,应该怀着对这大江大河、大山大海的最诚挚的热情,更应该感知渔民大哥一样的骄傲与幸福。

临行,我没有得知他的名字,只是与他握手告别。没想到,他那爽朗的笑容留在我的记忆深处竟如此之久。我应该感谢他,我记得他。

## 门窗与风景

□ 刘春霞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布满了或大或小的缝隙。由此,相邻两家的生活场景,由于各家的声音、气味的肆意地穿墙而过,也就相互知根知底了。那么,窗就只开在门脸处或者后门处,镰刀、锄头等农具通常就挂在窗下。或者干脆一个窗也没有,白天摸索着做事,夜晚才请出煤油灯。

建国家那扇单门,只要一打开,先立即由大门倾泻而入,照亮那满墙的微电影海报。我望着那些图画,零星认识的字在光线里飞舞,向我诉说一个个遥远的故事,那是我未曾抵达的时间与空间。偶尔踏进胜利家的双门,墙上有两个大胡子外国老头盯着你看。他们是谁?竟然跨越国界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了。

三妹家两扇重重的大门须得用很大的劲才能推开,走进堂屋,穿过厨房,经由三妹奶奶的卧室,继续往前。这一趟路,随着行程的深入,光线越来越暗,就像走进了

一条长长的隧道。然后下一段十级的木梯,木梯的尽头是另一间卧室。卧室为三妹堂哥所有。他长年在外,据说在一个远方的海边城市里打拼,我几乎没见过。这间没有人住的卧室,直到现在,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这里的常客。

当初是如何发现卧室里床席下面的小人书的,我完全没了印象。那时,除了课本,我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书可读。就着亮瓦送来稀薄的光,我急切地翻看那些黑白图片。在这里,在这隐约的光亮中,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大海,黑色的大海,巨大的白色蕾丝浪花硕踏着向我奔涌而来。望不到边的海面上,船只和海鸥星星点点。原来,三妹堂哥在这样的海边生活。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风景的意义。我隐约地感到,即使屋子里没有窗,我依然可以看到风景,只要你愿意走出门或者走进门。

共用的墙、墙上的海报、大胡

## 喊街

□ 李秀洋

鬼火冒的张顺贵就被人叫成了张疯子。

那张疯子才有勇气,才大胆,才不简单。两个月来,每次赶场就在乡场的街上,上场走到下场,下场又走到上场,不知每场要走多少趟。一路走一路大声武气、窝二连天地架势乱吼,狂声喊街——刘光学(化名)是贪官,吃垮了乡政府胆子大于天。

后来,大家终于搞醒豁了,那聪明的张顺贵,背时在他的那张臭嘴。他在干部面前,尤其是刘光

学面前,喝了二两猫尿,说话爱带把子无行实,打不理理扯,走不来过场,抹不来稀泥,还爱动不动就惹人。

起初,刘光学和乡上的人员还多次出来制止过。时间一久,都知道他是滥酒罐,避途闻名的张疯子,无可奈何,刘光学还公然辩驳道:“疯子的话谁信?身正不怕影子斜。说我吃垮乡政府,乡政府不是稳稳当当地在哪里吗?垮垮。疯成这样,见怪不怪。我看他龟儿子日隆包,踩到狗屎把把上了”。说